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冊
一
四
一
七
一
三
八

八
一
三
一
三
五
四
七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137
冊數	14 (12)	
函號	273	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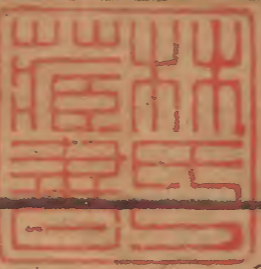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石鏡山房增訂周易說統卷之二十二

仁和後學張振淵彥陵父輯



男懋忠增補
師杖參訂

競光

孫重光共校

餘光



繫辭下傳

胡雲峰曰上下繫各十二章始皆言易簡終皆言易在
德行不在言辭示人學易之要切矣

陸庸成曰上下二傳皆夫子贊易之辭也道曰辭顯辭

石鏡

以數神易也者其三才德業之府乎故曰可久可大在
 天地為盛大在聖人為崇廣上傳終之以事業德行下
 傳復曰功業曰大德易所為冒天下之道也天下之道
 仁義禮智信性命盡之矣子之贊易何不倍焉
 八卦成列章旨○揚誠齋曰此章在貞夫一處截前一段
 是言聖人繫易之辭本乎爻象之剛柔以明天地之道德
 後一段又言聖人用易之意體乎天地之道德以為帝王
 之仁義○按此章以吉凶貞勝句為主通章大旨只貞夫
 一三字道盡蓋易有象有爻有變有動無非闡吉凶以詔

天下乃所闡吉凶非他本此理之貞一者以設教故後從
 乾坤指出易簡正見爻象剛柔不過效像此易簡之理聖
 人因卦爻之變動而繫以吉凶無非指人以貞一之途而
 同天地生生之意耳所為與天地合德者以此
 別傳曰通章樞紐在吉凶二字其關係在動之一字其
 總結在貞夫一三字其究竟在易簡二字其轉折在立
 本趨時四字其眼目在爻象二字其精神所歸宿在聖
 人之情見乎辭七字易筌曰易有爻象因有剛柔剛柔
 迭變因有當否消息故聖人因而繫辭繫辭者原本於

慮身言
憂世覺民之情而辨吉凶以詔天下隱然示人以所當
動也惟動也故吉凶悔吝生焉剛柔立本動之根也變
通趨時動之妙也動而妙之乎時時不準之乎貞惟貞
則吉雖貞則凶故曰貞勝以貞為勝也貞也者動之所
以一即乾坤之易簡也當初聖人立象繫爻無非儗
此效此故爻象一動而吉凶遂見焉所謂定天下之吉
凶也切業亦遂見焉所謂成天下之亶亶也請聖賢之
辭固可見聖人之情總是不忍人迷於吉凶而欲生天
下萬世於不窮故天地以易簡生萬物聖人以仁義生

萬民何莫非吉凶與民同患之心為之故曰聖人之情
見乎辭下傳只此一句意貫到底
李衷一曰此章雖有象爻辭變其實言成列之象因重
之爻與剛柔相推之變都是為繫辭發端故於動在其
中之下遂以吉凶悔吝生乎動承之而終之以聖人之
情見乎辭又終之以理財正辭分財此章為辭而發不
是吉凶與卦爻並對程敬承曰繫辭上章言易之剛柔
變化因乎造化之自然自然者乾坤之易簡也聖人體
之為久大之德業所以成兩間之位也下章言易之卦

夫貞夫天下之至一至一者亦乾坤之易簡也聖人運
之為仁義之功業所以符生德之大也

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按易書之蘊盡作吉凶原於爻象故先把爻象說起
成列因重意畫時說此列是八則陰陽純雜之象已備象只是說卦
自四而八列而為八則陰陽純雜之象已備象只是說卦
之奇偶的形體未說到天地雷風處此時止有三畫說得
象說不得爻緣爻有變動之義非六畫完具未見變動故
必因重而後爻在其中因重是大橫圖謂因此八卦之列

而重之也鄭氏曰卦始於三畫未有爻也因而重之其體
有上下其位有內外其時有初終其序有先後其數有六
九而爻在其中矣
附姚承菴曰象爻不止以形體言象也者像也象所以象
異姚承菴曰象爻不止以形體言象也者像也象所以象
天下之賾故曰象在其中爻也者效也爻所以效天下之
動故曰爻在其中下文效此像此正發此象爻之意
八卦成列或曰卦列左陰卦列右不相混淆之意象
義只指卦體純陰純陽雜陰雜陽三說或在其中矣
朱子曰八卦所以成列乃是從太極兩儀四象漸次生

出以至於此畫到三畫處其中便各成一個形體八卦是統籠看象在其中又是逐箇看王童溪曰聖人因象以設卦則象在卦先設卦以立象則象在卦中

一龔氏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者易之義八卦成列而象在其中者易之象也易之義緼於乾坤易之象則乾坤不足以盡之故八卦成列而易之象見

因別傳曰此因字是聖人應世一而重之龔氏曰兼大統緣八卦是因吉凶是果而重之龔氏曰兼之故六李秀巖曰言因爻據應解只指三百八十四種則重卦非文王明矣爻內體外融說或曰爻所以下效動天在其中矣

季彭山曰象者冥理之體爻者時義之精韓康伯曰夫八卦備天下之理而未極其變故因而重之以象其動用觀其會通以著適時之功則爻卦之義所存各異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此節從爻象說到吉凶剛柔相推二句言吉凶之所以生繫辭焉二句言吉凶之所由明意實相承爻象中奇偶便是剛柔剛柔便會相推而變在其中此就見成的說凡剛皆柔之所推凡柔皆剛之所推而變自在矣變亦只在卦爻上說不涉動義與相推而生變化同卦爻有變而變之



中時位自然有消息當否聖人觀變而繫辭以告之則凡
 所值當動之卦爻亦已具於其中矣據卦爻看只有辭那
 見其動乃其繫辭而命之內憂深慮遠惟恐人不知吉凶
 而趨避則示人所值當動之占正在此故曰動在其中此
 還未動乃豫計其動也數在其中字皆非外至之辭於此
 亦可想見聖人作易自然處

附按剛柔相推舊解以揲著所值之剛柔言故變指本
 卦之卦之爻看來此章並無揲著字而言卦并言著此
 是本義添足此剛柔相推只指卦爻見在說為是至若

本章三動字俱屬人事上說本義獨以此動字指占決
 當動之爻象破碎甚矣蘇紫溪宗虞翻之解謂鼓天下
 之動者存乎辭其理甚確詳見後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胡氏曰爻之為言交也有
 亦只此卦爻上陰陽相錯說不涉繫辭焉而命之別
 曰命如命今天之命聖人定吉動在其中矣虞翻曰鼓
 者存乎辭

蘇紫溪曰咸列因重自見剛柔相推之變變不在成列
 因重之外聖人觀象繫辭是即所以鼓天下之動故曰

動在其中。此動字與下文生乎動。天下之動。三動字俱同。非指當動交象之說。蘇子瞻曰。有辭可係。未有非動者。故雖枯槁介石。皆有為世者也。非必運行而後為動也。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孔穎達曰。上既云動在繫辭之中。動則有吉凶悔吝。所以吉凶悔吝。生在乎所動之中。夫吉凶悔吝。皆辭之所命也。必因卦爻之動而後生者。何蓋卦爻之動。乃揲筮之可值者。如元亨利貞。必因乾之動而見。潛龍勿用。必因乾初九之動而見也。楊上菴曰。動以用言。即變之所之。而變之位有當否。故其辭有吉凶悔吝。此句是足上文之意。蓋占以辭寓辭。以占顯交相成也。

○附按此句。緊承上文繫辭而命之二句。據本文動在其中之下。不承交象剛柔說來。但即承以吉凶悔吝。此便見聖人通章之意。重在辭上。此動字。舊解作卦爻之動。亦從揲筮者。不知夫子所言繫辭。都從文周二聖人當初命詞時說。不從後人揲筮時。所值之辭說。屬人事說。為確。蘇紫溪曰。傳曰。寂然不動。又曰。動之微。吉之先見。

○石鏡

當其不動時尚無所為吉何有於凶惟動而微也吉斯

見焉動而紛紜雜亂凶與悔吝始生於其間矣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翼曰動以用言即變之

葉良佩曰此動字宜以人事言蓋由聖人命之詞以鼓

之而動焉者也即所為吉凶生大業是已周子曰吉一

而已凶悔吝居其三動可不慎乎蓋亦以人事言也

別附李彭山曰剛柔之變乃天命之所不容已者故覺悟

之幾動而吉凶悔吝生蓋四者之占皆人心獨知之處

不假外求而聖人以此開物所以為神道設教也

○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

鄭申甫曰立本二字因動字說來以見本之未嘗動也下

文一字與易簡二字俱從此看出卦爻中剛柔雖或錯居

而其體不易並立而無偏枯分立而無淆混如木之本根

植立不移故曰立變通就立本中相推處見剛變而通於

柔柔變而通於剛皆時所為蓋時有往來消息而變通自

然從之故曰趨○按變通趨時不專是好的剛柔之變有

變而善者有變而不善者乃時勢之相趨相激使然不能
自由故有吉凶盧中菴曰變通只據卦爻相推上見或主
著策上說不惟不知此章只是論卦爻抑且不知卦爻有
自然之變通非著策之所能與也

附李東一曰此節不是再伸剛柔相推二句正本上文
生乎動來見得卦爻有剛柔之立本便有變通之趣時
此動之所從出而吉凶悔吝之所由係也變通趣時便
是動本立於未動之先而時趣於方動之際吉凶悔吝
之辭亦各回時而繫耳所謂生乎動者如此故下文以

吉凶貞勝承之復歸辭上去

剛柔者別傳曰指卦畫奇立本者也朱子曰不有
有剛柔所以立本別傳曰立本即易此乎其變通者述
中之立指出本字正見變化皆從此出其變通者述
曰易窮則變變則趨時者也正義曰卦有卦之時爻
謂趨卦既德主一時爻則就一時之中各取其宜
鄭孩如曰動而吉凶生則錯揉不一矣反其本而觀之
剛柔定位立本原是靜的原是一的惟變通趣時而乃
至於相勝故貴反其本而貞夫一乃陵氏曰卦爻中吉
凶其妙全顯於變動此處提出趨時二字便是易道之

夫綱領

○吉凶者貞勝者也

按上言吉凶悔吝生乎動猶未嘗說吉凶的道理故此節
 提出貞勝二字見得吉凶本於一理周用齋曰夫剛柔而
 妙於變通則吉凶見矣是吉凶者豈曰循環而無定者哉
 亦豈曰對待而相持者哉蓋天下有常勝之道貞是也貞
 字極妙貞正也正則吉不正則凶惟天下之一正為能勝
 天下之萬變故曰貞勝葉爾瞻曰吉凶不並立若相制相
 剋者曰勝顧勝非偶湊而勝有個正常之理提衡其間順

而吉悖而凶未嘗有倒置者曰貞勝如以吉凶逆勝為正

常說貞字不透潘雪松曰貞者事所歸結之處也動於有

覺之幾則為吉之先見而無有於凶守此貞常之理則雖

紛紜雜擾而要歸於吉故曰貞勝

吉凶者貞勝者也俞玉潤曰貞者固守以正而不妄

令人有幾幸之心言凶而不言貞福令人有幾幸之心

約不可不慎之意張慎甫曰貞者成也悔吝者凶以

韓康伯曰貞者正也一也夫有動則未免乎累殉吉則

未離乎凶盡會通之變而不累於吉凶者其惟貞者乎

貞字萬有
下言貞曰
貞制吉
凶又深一

老子名言

論其為
伊管曰
蘇之

庚子年

卷二

地

山

也。老子曰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萬變雖殊可以執一御

馮文所曰吉凶悔吝生乎動。人之所以動者由其殉吉而有所貪欲也。然而求榮招辱求得致喪亦自然之理也。若能不造不為冥心任數而乘御于太虛則無吉也亦無凶也。即有吉凶之卒至而吾之無吉凶者足以勝之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以貞為貴惟天下之至正而後能勝天下之萬變非我之求勝而彼之不能勝也。堯舜不以樂移天下之憂以正勝吉也。孔顏不以

憂易一身之樂以正勝凶也。

梁山來氏曰貞者正也。聖人一部易書皆利於正。蓋以道義配禍福也。故為聖人之書。術家言禍福不配以道義。如說遇獲禽曰吉。得正而獲。凶。京房郭璞是也。勝者勝負之勝。言惟正則勝。不論吉凶也。如富與貴可謂吉矣。然苟處非道之富貴吉而凶者也。貧與賤可謂凶矣。然不去非道之貧賤凶而吉者也。負乘者致其寇。舍車者貴其趾。季氏陽貨之富貴。顏回原憲之貧賤。仇人殺生成仁。舍生取義。過涉滅頂。皆貞勝之謂也。

石鏡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

一者也

此節承上文貞勝的貞字說來以天地日月影起天下之動見得貞之為止自造化而來者也天下之動便是卦爻吉凶底樣子貞夫一所以為貞勝一字即從貞字生來非深一層○觀即天地之貞明即日月之貞加一道字從其運用處指點出來消息盈虛至變矣總之以貞而常運故曰貞觀晦朔弦望至變矣總之以貞而常照故曰貞明天下之動得失憂虞至變矣總之以貞而常勝故曰貞夫一

天地之道易述曰天地有升有降是其不動處貞觀者也

也○所為不見而章○不動而變○日月之道○有往有來○是

其動處○然晝夜之明○貞明者也○是別傳曰○得天而有

不息是時苟爽曰日月正當其位乃大明○相推而明○生

是起時苟爽曰日月正當其位乃大明○相推而明○生

當其位之說蓋指日月居離位中乃大明○相推而明○生

離月既望正值坎位亦大圓明此昔人細心測理處

季彭山曰觀功之所顯也以生物言明光之所及也以

照物言程子曰天地常垂象以示人故曰貞觀日月常

明而不息故曰貞明

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潛解曰貞即是一像象曰易

存太極一之神也○八卦成列

石竟

天一與
勝只是
意不是
貞夫一

也。動之象也。而一且重。左無紀。美也。剛柔相推。一其不變也。

葉爾勝曰貞勝。謂勝之中有貞在。在吉凶曰勝。在天下則曰動。動豈非吉凶相勝者。而貞之於一。直指貞之原。而云也。隨他勝而貞自在。故曰一要見有箇獨而無對者在。所以如此則吉。不如此則凶。而常以貞為勝。按此與貞即是一之解。稍異。李衷一解更直截。附見後。李衷一曰吉凶之以貞而勝者何也。一故也。一者何也。貞也。得此貞便得其一。任是所值有吉有凶。我揔無失。

正則感遇可齊。同歸於道。吉固勝。即非吉亦勝。尚何吉凶之足二哉。吉凶悔吝生乎動。而有一而不動者為之宰。此易辭之所以貴貞也。彥陵氏曰。從吉凶之中。指出貞字。貞則更無他路可岐。聖人所以開示人心。使知有至一之歸。而不迷於非幾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此二句正究此理之貞一處。乾坤天地之性情已包。徒順在內。確然隤然則從其徒順。以狀其易簡之妙。易簡只在

善象引此
是推本
到文所由

月元元
卷二十一
十三
石鏡

固不長中
百觀之美

徒順處見得無兩層。階與類同。下墜貌。乾坤化機。昭昭在人眼前。故曰示人。此正天地得一之妙。陸庸成曰。夫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此至一之精。不容出以示人者也。由其不可見。以意其可見。則就確然。墮然。處無非易簡之理。可效。可像。者。曰。重之所以有文。而成列之所以成象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在四德通夫坤墮然示人簡矣。在承天時行處見得體虛伯曰乾坤皆指一其德

朱氏曰。首章云。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謂乾坤之道自

易簡耳。此又云。示人易簡。蓋易道始於乾坤。與天下共

明易簡之道也。朱氏曰。夫乾陽至剛。確然不易。示人為君。為父。為夫。之道。不亦易乎。夫坤陰至柔。墮然至順。示人為子。為臣。為婦。之道。不亦簡乎。

○文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陸君啓曰。此二句。正應上文。文象在其中之意。文雖至變。而典禮不愆。象雖至曠。而義類不越。文象豈徒體天地之撰。寔所以摹易簡之德也。故足以盡聖人之情。而貞天下之動。

周易乾
卷之十一
十一
石鏡

虞夏言象 卷二 四

蔡介夫曰。爻之奇偶。所以做夫易簡者也。蓋百九十二之陽爻。皆一而實。自是健而易之理。百九十二之陰爻。皆二而虛。自是順而簡之理。卦之消息。所以象夫易簡者也。凡乾震坎艮為陽卦。諸陽卦在內。而為主者。皆陽長而陰消也。則所以像乾之易。凡坤巽離兌為陰卦。諸陰卦在內。而為主者。皆陰長而陽消也。則所以象坤之簡。

爻也者效此者也。效乾坤之變象也者。像此者也。象中之虛實而分奇偶。

管窺曰。而此字指乾坤易簡而言。效者呈效其理。象者

肖像其形。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不外於乾坤。所謂象在其中。爻在其中的說也。

○爻象動乎內。言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按此節承上文說來。正指撰著說。有爻象。則可回著以求卦矣。爻象一動於著卦之內。吉凶便見於著卦之外。二句一氣相承。不可平。蓋爻象原本易簡。來只此一理。理順去便。吉理逆去。便凶。所以一動而即見也。功業二句。雖分承上二句。來然語意實相貫串。蓋爻象動而吉凶。見則據其變動處。趨吉避凶。功業自此其可見。而吉凶之辭。實唯出

續章極妙 卷二 四 石鏡

此解看文
震吉凶二

於○聖○心○之○憐○憐○則○又○可○回○辭○而○見○其○情○者○爻○象○致○用○全○在○
動○吉○凶○者○即○聖○人○所○命○之○辭○而○通○志○成○務○者○也○內○外○猶○云○
先○後○功○業○非○已○成○之○功○業○亦○只○據○變○而○預○計○之○在○趨○避○上○
見○按○此○節○舊○泥○本○義○著○卦○之○說○爻○象○指○所○值○者○言○屬○變○
吉○凶○屬○占○而○以○下○二○句○截○然○分○承○者○謬○

附解

程○敬○承○曰○此○節○緊○承○上○文○效○此○象○此○而○來○大○意○謂○聖○人○
本○易○簡○以○立○爻○象○而○吉○凶○便○見○功○業○便○見○無○非○恐○人○迷○
於○趨○避○而○教○人○利○於○出○入○所○謂○吉○凶○與○民○同○患○者○也○要○

以○爻○象○吉○凶○功○業○總○以○一○理○為○貞○動○乎○內○者○乾○坤○闔○闢○
之○幾○也○見○乎○外○者○順○逆○得○失○之○報○也○而○變○在○動○中○何○以○
有○可○見○之○功○業○變○自○不○窮○於○趨○避○也○辭○雖○生○乎○動○而○有○
一○而○不○動○者○以○為○之○貞○此○正○聖○情○之○諄○切○處○
鄭○中○甫○曰○爻○象○動○乎○內○言○爻○象○之○內○自○有○變○動○也○本○不○
動○而○趨○時○則○動○矣○離○其○本○矣○是○以○吉○凶○生○而○功○業○見○聖○
人○憂○之○故○揭○貞○之○一○字○以○制○其○動○而○御○其○不○一○以○歸○於○
本○而○其○懇○切○之○情○見○乎○辭○
此○節○分○明○是○承○上○文○爻○象○說○下○見○得○聖○人○因○此○爻○象○之○

周易

卷二

六

石鏡

立乃設卦觀象而係以辭把吉凶見外一句提起看下
功業二句都是承吉凶之辭說見有久象便不可無辭
聖人繫辭之功大也

交象動乎內別傳曰消息當否原爻象所自具故曰
吉凶見乎外別傳曰吉凶者得失之報故曰外韓康
可據故曰見伯曰得失論諸事也或曰吉凶有成案

或曰動即所為剛柔相推是也久象是卦本體故曰內
吉凶見乎外者蓋易簡自是乾坤大德交象原無不善
聖人欲人知所趨避故繫詞而命以吉凶是吉凶生於

人事故曰外

功業別傳曰吉見乎變荀爽曰陰陽相變功業乃成
占而曰變即惟幾也故可以成天下之務

功業一說主濟民行說則所為趨吉避凶是也一說主

聖人身上說則為所通志成務是也

聖人之情別傳曰使天下不知無情生於一體萬物易臆
成能之功業使天下不知無情生於一體萬物易臆
以言不盡意聖人覺世之深情見乎辭生於情所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

周易卷之三十一 十七

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辨按此節若據舊造化功業之說上下文俱不相蒙蘇
紫溪謂以用易之道歸之聖人似亦統籠之談楊止菴
乃以卦位言亦近穿鑿李衷一則曰此節係於情見乎
辭之下分明見辭所係之重天地大德句是起聖人大
寶數句結局在止辭上然必從理財說利之所在勢
所必爭正利害大關頭處非聖人發號施令裁之以義
則爭奪未有已時故理財必本於止辭止辭乃可以禁
民為非雖聖人代天理物本仁行義亦不能不藉辭以

成其德信乎辭之關係甚大而聖人之與天地參者以
此諸解并附後

易簡即是
德

仁字不作
入字者

蘇紫溪曰此節是以用易之道歸之聖人也生生之謂
易天地之大德生生而已易知而大生焉簡能而廣生
焉斯其德之大乎然天地有是生生之意而成之者在
聖人聖人有是好生之心而所藉以行者在天位故所
寶在位何以守位曰仁止與大德曰生相應生者天地
生物之心也仁者得天地生生之心也義只是仁之作
用裁制得宜處論到義只完得個守位之仁

周易卷之三十一 十七

楊止菴曰上言象變辭占未及卦位此乃以卦位言上
五為天初二為地故言天地五天位為尊位故聖人言
位五陽位曰大在中曰寶故又言曰大寶三四兩爻曰
人故守位言人人四曰仁三曰義故言仁義
陸庸成曰以易簡生生者天地體天地好生之德者聖
人天地之大德顯仁藏用是也顯仁為仁固生也藏用
為義亦生也聖人之德必以業顯故位為之寶而仁育
義正並行不悖所以與天地參與
陸君啓曰有噓有吸皆生也有聚有禁皆仁也有吉有

凶皆止也大生之所不及聖人之仁乘乎位以溥天地
之生大寶之所不及聖人之情見乎辭以正聖人之位

天地之大德老子曰大德不德是以有德朱氏曰
韓康伯曰施生而不已故能常生乾坤合而成德曰

孫質菴曰大地無德大德云者歸德於天地之辭也天
地只是個生剗摧折剗殺處總之固其生理生字包下

仁義二字

董仲舒曰王者欲有所為宜求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
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

周易卷之... 卷之... 卦...

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罰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

聖人之大寶曰位。郭曰：聖人得崇高之位。然後賢別傳曰：乃位乎天德。

韓康伯曰：無用則無所寶。有用則有所寶也。無用而常

足者莫妙乎道。有用而弘道者莫大乎位。故曰：聖人之

大寶曰位也。別傳曰：位乎天地之中者人也。惟聖人能

成之以天德而位乎天位者聖人也。即天地實賴之。

何以守位。別傳曰：寶得其寶者曰仁。本義作人字看。天說宋表曰：守位當得士大夫公。庚有其人。賢兼濟。

或曰：仁與義對。即天地生生之德也。鄭孩如曰：聖人之

仁。即聖人之情也。見之于辭則發易簡之精。見之于行

事則廣生生之德。何以聚人曰財。別傳曰：民心所欲。不約而赴。非財散。

周易卷之... 卷之... 卦... 石鏡

聚人謂集合人心不使携散也。或曰聚者謂蓄養之使其蕃庶。陸績曰：人非財不聚，故聖人觀象制器，備物盡利，以業萬民而聚之也。蓋已操其本計矣。

理財：項平菴曰：財者百物，止辭翼易曰：如禁民為非。坤：積然如曰：義別傳曰：各得其宜之謂義。義正成其

按此段或作三平看，或單提理財為主，則止辭禁非俱屬理財內事。李衷一則單提止辭立解，與上文情見乎辭相應。若通章重繫詞上，則李解為確。

按理財乃導民生養之事，正辭乃教民修德之事，禁民

命無便是

為非，乃防民淫蠹之事。鄭氏曰：歛聚有經費，出有法，兼并無所肆其開闢，邦國不得擅其節制，此之謂理財。垂法於象，魏讀於卿黨著之，話言布之典冊，上言之以為命，下守之以為令，此之謂正辭。奢不得僭上，賤不得踰貴，造言者有誅，偽行者有罰，有以率其急，倦有以鋤其強梗，此之謂禁民為非。

郭鵬海曰：止辭禁非，皆理財裏面事。正詞即九賦九貢取於上者，有個名目，朝饗夕飧，祭祀賓客，用於下者，有個條款，是也。若有司無名浸漁，及民間越禮濫用，皆非。

也○必○禁○絕○之○以○清○其○源○以○防○其○流○
 李○東○一○曰○財○者○生○之○籍○也○施○其○德○而○公○其○籍○雖○聖○人○以○
 仁○生○萬○民○何○能○外○此○理○財○一○事○然○必○正○辭○以○禁○民○為○非○
 然○後○財○可○理○也○義○者○貞○也○散○則○義○聚○則○非○義○公○則○義○私○
 則○非○義○自○非○聖○人○以○大○義○明○著○之○訓○誡○則○民○之○放○溢○而○
 為○非○者○又○孰○得○而○禁○之○哉○理○財○而○歸○於○義○雖○明○與○天○下○
 言○多○寡○有○無○慮○何○傷○此○亦○吉○凶○貞○勝○之○道○也○
 附○蘇○子○瞻○曰○夫○理○財○者○疏○理○其○出○入○之○道○使○不○壅○耳○非○
 取○之○也○正○辭○者○正○名○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無○道○

唯說更確

之○世○惟○不○正○名○故○上○有○媿○於○民○而○民○不○直○其○上○令○之○不○
 行○誅○之○不○止○其○禍○皆○出○於○財○故○聖○人○之○言○理○財○必○與○正○
 名○俱○猶○醫○者○之○用○藥○必○與○其○畏○者○俱○也○名○一○正○上○之○所○
 行○皆○可○名○言○則○財○之○出○入○有○道○而○民○之○為○非○可○得○而○禁○
 也○民○不○為○非○則○上○之○用○財○也○約○矣○又○安○以○多○取○為○哉○項○
 平○菴○曰○理○財○則○易○之○備○物○致○用○也○正○辭○則○易○之○辨○物○正○
 言○也○禁○民○為○非○則○易○之○辨○吉○凶○明○失○得○外○內○使○知○懼○也○
 易○之○事○業○盡○於○此○矣○
 附○程○敬○承○曰○聖○人○憂○世○之○情○一○也○其○作○易○也○闡○吉○凶○以○

覺民其用易也。合仁義以生民理財者道之利使天下
蒙其福也。正辭禁非防其害使天下免於禍也。無非吉
凶與民同患意也。

古者包犧氏章旨。金汝白曰。此章雖為尚象而發。然此
十三卦者皆聖人經世大法。即上章理財正辭禁非之事
也。神明之德於穆不已者也。萬物之情各正性命者也。李
衷一曰。易之有畫所以闡萬世道法之原。通神明之德。類
萬物之情者道也。制網罟耒耜以下者法也。易本為闡道
而作。而教聖人治天下之治法。從此而詳且備。道法莫該

政教其備。開生民之麗。奠萬世之安。先天卦畫可謂至妙
矣。區區制器云乎哉。

蘇紫溪曰。此章言庖犧而繼以神農。言神農而繼以黃帝。
堯舜便是五帝之授受。為道統之淵源。而教聖人心法之
傳。不過易理而已。聖人之心。則曰神明。聖人之治。則曰神
化。神超乎器而器寓乎神。謂聖人之制器而非精神之運
不可也。物猶人也。饒而思食。寒而思衣。者人之情也。朴而
趨於文。淳而趨於澆。者亦人之情也。人情欲生為之安之。
人情欲養為之遂之。人情避害為之去之。人情厭常為之

周
卷
十
石
鏡

新之即制作日更孰非曰人情而為之節文哉故謂聖人之制器取之易可也謂聖人之制器運之神明而順乎人情物理可也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

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按通節只把陰陽貫陰陽中消息只在交易變易中見之
所為生生之謂易也仰觀六句只是見天地間無物不具
陰陽無一物不是易理聖心中原具一部全易故觸着便

是八卦舉其綱而言之已包六十四卦德者陰陽之理也

情者陰陽之迹也德精而難見故曰神明曰通情粗而易

見故曰物曰類○天象如日月之代明星辰之交錯地理

如山川之流峙陵谷之變遷鳥獸之文如柔毛而剛鬣希

華而毛珣地之宜如高下原隰東西南北各有所宜不可

執定取諸身如形氣之動靜呼吸情性之健順慘舒取諸

物如本乎天者則有應求變化本乎地者則有天喬榮枯

總之不外陰陽而陰陽有交易變易則易理寓乎其中鄭

孩如曰卦畫本是硬定的物而曰通德類情則其所蘊在

聖人存心
心易觀察
不取不過
借此為印
正耳

象器之外所謂形而上者謂之道矣
潘雪松曰聖人之作易無大不極無微不究大則取象天
地細則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也近取諸身物理咸備遠
取諸物性命各正驗陰陽之消息為卦爻之法象通神明
而不為幽類萬物而不為迹顯微無間此易所以為冒道
之書也

古者包犧氏史稱伏羲養六畜以充庖厨且之王天下也
文別傳曰從王天下說來即上仰則觀象於天
俯則觀法於地項平菴曰法觀別傳曰二

法眼聖大開鳥獸之文項平菴曰謂天產之物飛陽而與
地之宜項平菴曰謂地產之物動陽而植陰潛解曰
漆青之藥徐之桐是也亦非高黍下稻之說

柴中行曰仰觀象於天而參驗於鳥獸之文於是得陰
陽之理俯觀法於地而參驗於地宜於是得剛柔之情
洪覺山曰觀物而及於鳥獸者伊川所謂觀兔可以畫
卦朱子謂魚脊鱗三十六龍脊鱗八十一具卦氣之類
是也鳥獸之觀與君子居則觀象之觀其心一也故予
嘗謂觀之取之是伏羲終身之學以天地鳥獸為書初

非專為畫卦也。其畫卦者不得已。教人之事。有八卦而後人之學。假於象矣。

近取諸身程子曰。一。身。之。遠取諸物。命。程子曰。各。物。性。各。具。一。太。極。

古易考原曰。近取諸身。不但八體而已。凡八屬皆是。如為君為父之類。遠取諸物。不但服食器用而已。雖計物之數。曰萬。皆是。如為園。玉。金。寒。水。火。赤。之類。

於是始作八卦。別傳曰。開。萬。以。通。神。明。之。德。季。彭。山。性。也。游。讓。溪。曰。由。微。以。知。顯。以。類。萬。物。之。情。季。彭。山。故。曰。通。者。貫。通。而。無。二。也。

蘇紫溪曰。德曰神明。即所謂形而上者。是也。本無聲臭。可擬曰通者。謂卦畫立而有以盡陰陽變化往來之妙。萬物之情。是物情。不是物象。正在相通。相感。處見得曰類者。謂卦畫立而有以盡陰陽感應生生不已之機。

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綱之總名曰罟

按民以食為先。自古未有耕種。則鮮食乃其先也。網所以佃。佃於山林。罟所以漁。漁於川澤。潘雪松曰。上古茹毛飲血。故教之以佃漁。離取二義。兩日相麗。而慮其中。網罟之

周易

卷二

十五

石鏡

象也。○張南軒曰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故伏羲氏為網
罟以佃漁。非徒使民皆知鮮食之利。抑亦去其害而安其
居也。

彥陵氏曰民生之初。其自視與禽獸無異。天生聖人為
生民主。不過欲人異乎禽獸而已。故始制網罟。所以制
禽獸也。中制衣裳。所以使人自別於禽獸也。乃飽食煖
衣之後。人欲橫流。詐偽百出。則人與禽獸何異。聖人易
之以書契。不欲人相欺相詐。自甘與禽獸同歸。故網罟
取象於離者。謂人與禽獸至是而始相離也。衣裳取象

於乾坤者。謂乾坤至是而始開造也。書契取象於夬者。
謂如此則為人。如彼則為禽獸。斷斷乎不可混淆也。故
曰古無聖人。人類之滅久矣。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
天下。蓋取諸益。

潘雪松曰。耜者耒首也。斲木之銳而為之耒者。耜柄也。屈
木之直而為之耒耨者。執耒而耘。教人之為其事也。利字
內有百谷。用成意。胡雲峰曰。其動也。在下之耜。而所以入
之者。在上之耒。於益之卦德。上入下動。蓋有合焉。况為天

周易

石鏡

下之益於卦名又有合也

包犧氏神農氏考

按上古茹毛飲血教民火食自包犧始者民粒食自神農始包犧氏以木德王其用在火神農氏以火德王其用在土或曰伏羲木德而取諸離神農火德而取諸益此先天之圖離卦居震方之旨也羲為火之本故先天而繼明先天天弗違也農為木之生故後天而動巽後天奉天時也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蓋取諸噬嗑

民有禽魚之利有菽粟之饒則貨財殖矣貨財殖則有無可以相通矣故神農教以日中為市日中乃當日之中止萬物相見之時都丹陽曰五十里為市市各致其民則天下之民無不致矣市各聚其貨則天下之貨無不聚矣天下之民不同業天下之貨不同用致而聚之噬而嗑之義○按上古人質而自守其用力作而不相往來財貨之有餘不足不知其均也故為之市日中之時取其遠近之人皆得以相及也各得其所謂以有無相易各得以遂其

此解市字
與市易之
市異

顧而濟其所用也

吳草廬曰周官日有三市此獨言日中者或創市之初
惟用日中後王乃增朝夕二市彥陵氏曰市人惟利是
嗜必壙而後嗑者爭多寡權子母之謂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
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

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按通節只以通其變二句為主暗指衣裳之制所謂易固
陋而文明是也變在世道上說神化即通變之妙於無為

者宜之正是不倦之故黃帝堯舜當一元文明之會大古

朴陋之風當變矣聖人因時變通使民日用其道而不倦

者以其通之道神妙不測正使民宜之也神化即是通宜

則自不倦兩使字不着力以下使字申明上使字中間緊

插易窮數語正見通變之妙於神化處易埋即天道也天

祐吉利亦即在宜民不倦上見得垂衣裳句正是通變宜

民之事變化無為俱在垂衣裳裏面盧中庵曰只一衣裳

之垂便見變化處只一垂之而天下治便見無為處

立行可曰十三卦皆通變宜民之事特於黃帝堯舜氏

周禮

卷二十一

十一

石鏡

言之者。犧皇之時。人害雖消。而人文未著。衣食雖足。而禮樂未興。未識所謂尊卑上下之分。於是三聖人者。仰觀俯察。體乾坤之象。正衣裳之儀。使君臣分義。截然於天。高地下之間。天下其有不治乎。斯時也。其世運一新之會。而黎民於變之機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

陳明卿曰。書作猶春秋。天王即位。書歿。猶春秋。天王崩。

故生必書即位。歿必書崩。尊治統也。若道統非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不書作與沒亦嚴矣哉。堯學學天曆象。

日月星辰天學也。牽學學地。封山肇州瀆川地學也。蓋取諸乾坤。以此若湯武竟入革命中。古今叙道統一大界限。

通其變。張子曰。變非聖人不能通。程子曰。谷隨其時。朱子曰。雖是時候。合當如此。須是得使民不倦。曰。順。

一。民。心。所。欲。趨。神。而。化。之。無。迹。曰。神。在。不。測。上。見。化。在。不。識。不。知。使。民。宜。之。處。止。是。神。化。處。相。宜。處。止。是。不。倦。

潘雪松曰。變者時而已矣。聖人因其變而通也。所以趨時也。變而無迹。曰。化。神化即在通變處見得。無兩層神。

同

卷二十二

九

石鏡

而化之有若或使之之意故下二便字要之天地間變
 化自然之理一易也易一天也聖人順易理而通其變
 所謂浚天而奉天時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陳明卿曰易卦變始於伏羲通其變乃於黃帝堯舜時
 言之以聖繼聖其道同

別傳曰黃帝堯舜其號名雖殊其所以應時而趨變化
 為民而已執久則釋視久則瞬事久則弊不更則數故
 變必通而民乃不倦其鼓舞之權仍歸於聖人也網吾
 耒耜舟車宮室其所象者形也而千古世運之所會自

有一段精神相感召常民滯於耳目聖人以神理化之
 把耳目都換過了民生其間知故不生巧偽不作若日
 用飲食而不自知所謂神而化之固如此

易傳曰陰陽之推遷原無頃刻窮則變陸績曰陰
 陽窮則變則通伊川子曰惟聖人為能通其變於
 見成陰則變則通未窮使不至於極變則通其變於
 其變則說論事之詞通則久陸績曰與天終始故可窮
 遺者是以自天論天地間變化之理要身世是以自天
 祐之違後天而奉天時弗吉无不利陸績曰民得其
 紀聞曰物則滯而有窮道則通而無弊易者道也故窮

則變則通。通則久。天下之事。所以易朽而極壞者。變而不能通也。道之所以自古而固存者。一闔一闢。往來不窮也。故常久而不已者。天地之道。而自然無間。莊子謂之命。此所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與。

黃帝堯舜垂衣裳。別傳曰。上在衣。下在裳。是禮教的影子。黃帝始於堯舜。而天下治。

九家易曰。黃帝以上羽皮草木。以禦寒暑。至乎黃帝始制衣裳。垂示天下。衣取象乾。居上覆物。裳取象坤。在下載物。祭介夫曰。衣裳之制。既興。則有拜跪坐立之禮。有升降揖遜之節。有父子君臣之倫。有男女長幼之別。有尊卑等威之辨。禮義興。風俗美。此無為之化也。

附張南軒曰。垂綃為衣。其色玄。而象道。辟衣幅為裳。其色纁。而象事。謝疊山曰。乾天在上。衣裳衣上。闔而負有陽奇象。坤地在下。裳象裳下。兩股有陰偶象。上衣下裳。不可顛倒。使人知尊卑。上下不可亂。則民志定。天下治矣。

陸庸成曰。常考衣裳之制矣。繪於上衣。有日月星辰。山龍華蟲。鳥綉於下裳。有宗彝火藻。粉米黼黻焉。夫明目

龍華蟲焉。綉於下裳。有宗彝火藻。粉米黼黻焉。夫明目

龍華蟲焉。綉於下裳。有宗彝火藻。粉米黼黻焉。夫明目

龍華蟲焉。綉於下裳。有宗彝火藻。粉米黼黻焉。夫明目

龍華蟲焉。綉於下裳。有宗彝火藻。粉米黼黻焉。夫明目

龍華蟲焉。綉於下裳。有宗彝火藻。粉米黼黻焉。夫明目

龍華蟲焉。綉於下裳。有宗彝火藻。粉米黼黻焉。夫明目

龍華蟲焉。綉於下裳。有宗彝火藻。粉米黼黻焉。夫明目

龍華蟲焉。綉於下裳。有宗彝火藻。粉米黼黻焉。夫明目

達聽無遠不燭。日月星辰之照臨也。泰已無為山之鎮也。難名莫測龍之變也。命九官以熙庶績。華蟲之文也。宗廟之享。宗彝之孝也。惟精惟一。藻之潔也。光被四表。火之明也。亦府允修。烝民粒食。米之養也。誅四凶而不疑。舉十六祀而不惑。叛之斷也。定天下五服。十二州內。華外夷。黻之辨也。故服以象德。非聖德之似乎十二章。由十二章而聖德為之昭焉。故也。德之不足而垂拱。何以能神化。宜民使天下治乎。

蓋取諸乾坤。別傳曰：洪荒而後另闢乾坤。翁廉善曰：數中於六故。后之司服。六章。

朱氏曰：十二卦分而乾坤合。上古衣裳相連。乾坤相依。君臣一體也。神農時與民並耕而食。饗飧而治。至是尊卑定位。君逸臣勞。乾坤無為。六十自用。鄭孩如曰：取諸乾坤者。非以垂衣裳取諸乾坤。以神化取諸乾坤也。所謂神化不在器物。上理會在風氣。上理會程清溪曰：此上用天之道。此下用地之利。

蘇紫溪曰：言通變神化。而獨詳於黃帝堯舜。言黃帝堯舜。而獨取諸乾坤。乾坤諸卦之宗也。黃帝堯舜。千古

文之始也。中天之運至此而開。洪荒之俗至此而變。此所以為善發義農之精蘊也。

○剡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此詳與本義不在水

剡木剡之使中虛也。剡木削之使末銳也。舟所以載物而楫所以進舟。木在水上其行若風。蘇紫溪曰。渙之卦當以

張南軒曰。衣裳之垂固欲遠近之民下觀而化。然川途險阻則有仄不通。惟夫舟楫之利既興。則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莫不拭目觀化。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矣。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李氏曰。舟楫因植物之材。而川通。馬牛因動物之性。而途通。牛以順為道。故服而馴之於引重。馬以行為事。故乘而駕之於致遠。引以有所進為義。致以有所至為義。董都陽曰。牛穿鼻。馬絡首。雖人為也。亦各因其天而任之。故取諸隨。程子曰。胡不乘牛而服馬乎。理之所不可也。

其解與本義下動上動異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楊氏曰。川途既通。則暴客至矣。又不可無所以禦之之術。

警備之悔
雙精

故取諸豫重門以禦之擊柝以警之則暴客無自而至二
陰在前重門象也一陽在下擊柝象也三陰安於內說豫
象也○按城門郭門為重門柝者夜巡行所擊之木也未
然而有以防備其來曰侍司馬君實曰豫急備之意擊柝
者所以警急備也

○斷木為柝掘地為臼曰柝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柝曰脫粟之具柝以象動曰以象止徐進齋曰民粒食矣
又柝曰以治之而使精小有所過而利人者也亦寧儉之
意房陵曰曰人欲無極聖人以小過見意其即箕子象箸
之啼乎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弦木為弧以絲弦木也剡斬木而削之使木銳也吳臨川
曰弧木弓也兵器不一弓矢所及者遠為長兵威天下者
示有警備而伎之畏也姚承菴曰弧矢凶器也曷以利言
威暴所以仁其良也張南軒曰外有門柝以防暴客內有
柝白以治粒食而無以威其不軌則雖有險不能守雖有
粟不得食此弧矢之利不可緩也利天下者仁也威天下
者義也

俞玉潤曰睽下兌上離兌屬西金為刑殺離為戈兵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

風雨蓋取諸大壯

徐子與曰冬穴居無以待風夏野處無以待雨故宮室不

得不興震風凌雨然後知廈居之為悒悒故棟宇不可不

固大壯之意也蔡節齋曰棟屋脊標也宇椽也棟直承而

上故曰上棟宇而垂而下故曰下宇○姚承菴曰上文着

數為字始為之制也此下着教易字始易其制也皆變之

不可已者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

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厚衣以薪積薪以覆藉之也不封不封土為墳也不樹不

樹木為識也喪期無數無祔練祥禫之日數也張南軒曰

君之不以天下儉其親於此而過無害也

都聖與曰杵曰棺槨所以使民養生送死無憾所以依於

人者過厚也然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故取小過之義而已

送死足以當大事故取大過之義焉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

察蓋取諸夫

徐退齋曰、上古民淳事簡、事之大小、惟結繩以識之、亦足以為治、至後世風俗偷薄、欺詐日生、而書契不容不作矣、言有不能識者、書識之、事有不能信者、契驗之、夫取明決之義、蓋夫乃君子決小人之卦、而造書契者、亦所以決去小人之偽、而防其欺也、○葉爾瞻曰、書文字也、契合約也、書以記、而史有以契為信者、百官用之、各理其職、萬民用之、各辨其事、曰以治以察、是官民俱相安於書契之用也、或曰百官以此而可治、萬民以此而可察、就治天下者說、

別傳曰結繩而治者、不是聖人以結繩治百官萬民言、當此民淳事簡之世、結繩而百官萬民亦治也、結繩而治、何必書契、易之以書契、必結繩之不可為治也、然書契雖易、而以治以察、猶然結繩之治、是為近古、○八卦始於庖犧、終於大周、故首言佃漁、未言書契、耒耜交易、終佃漁之局、舟楫車馬、門析杵臼、弧矢宮室、棺槨終衣、裳之局、書契終結繩之局、楊誠齋曰、夫乾下而兌上、乾為天、為首、兌為口、舌、楊雄曰、天常為帝王之筆、舌、史曰、斗為天之喉、舌、書契者、其代天、之口、舌乎、

結繩考

按箋註大事結大繩小事結小繩為信也梁山來氏曰
 結繩以繩結兩頭中割斷之各持其一以為他日對驗
 然結繩一字本網罟來想亦神農以前事民俗醇樸自
 相結繩以為約束非上以結緝治之也或謂燧人氏始
 作結繩立政非也

書契考

按史稱軒轅始造書契分明是神農氏教民治農通商
 民始知爭利有爭便有詐故立書契以防之書謂以刀
 筆畫於竹簡木冊為文字即六書契或謂以木刻一二
 三四五六之畫記數中分各執其一合以為信或曰周
 禮謂契即木鑿燠之以火致其墨看來既有書則契亦
 有文字致墨之說近是
 附程氏曰網罟耒耜所以足民食交易舟車所以通民
 財杵臼弧矢所以利民用衣裳以華其身宮室以定其
 居門柝以衛其生棺槨以送其死此所以為民生計者
 至周矣然器利用便則巧偽生憂患作聖人憂之故終
 之以書契之去書契可以代忘言之兌乾天可以防書

之偽其視網罟等象雖非一時之利實萬世之利也
故結繩初易為網罟終易為書契聖人以定大業斷大
疑誠非書契不可也十三卦終之以夫聖人之意深矣
彥陵氏曰羲皇畫卦立象是開萬世文字之祖故十三
卦終之以書契此是王天下的大結局陳明卿曰此聖
人以十三卦明祖述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之道理清溪
曰歷五帝而治且始大倫蓋由風化漸開神教益密三
王之世用異統殊生生為易者大較未貳孔子效之曰
今用之吾從周夏時殷輟周冕雖有損益夫亦以通其

變與

易者象也章旨○徐魯菴曰此章承上章尚象之意而并
及辭占蓋舉全體而言亦以明象之無所不該也通章提
易者象也一句為綱葉爾瞻曰易始於象而象而爻於是
吉凶悔吝呈露而易備矣易教只是以吉凶悔吝開示天
下非象爻則其理未明而開物成務道無所寄矣故夫
子於此詳舉之見三聖作易之功先後一致也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諸子相曰首言伏羲畫卦以陰陽奇偶言之易只是陰陽

奇偶之畫。三畫具而八卦之形體成矣。六畫具而六十四卦之形體成矣。然奇一以像陽之實。偶二以像陰之虛。三十二陽卦。像陽息而陽消。三十二陰卦。像陰息而陽消。陰陽無形。而以象告。蓋以其理之似者而言也。○葉爾瞻曰。象實而虛。虛而實。是乃理之像。不即不離。可默會。不可直指。由像有象之名。由象顯易之理。是先天之立象。以盡意者。

附解按一部易書。無非發明陰陽變化之理。然理必托象而顯。故先把象字提出。此象字。正包天地萬物在內。上

傳象天下之至賾。聖人已先為註脚。而時解止以卦之形體釋之。誤矣。以像字解象字。止所為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也。對下文效天下之動。看自明。

是故制器尚象。以是之故。易者。卦。三百八十四象。也。崔憬曰。寫萬物之形象。乾象天。坤象地之類。

朱子曰。易者象也。是總說起。言易不過只是陰陽之象。下云像也。材也。天下之動也。則皆是說那上面象字。季彭山曰。易者陰陽變易之名。則陰陽變易之象。乃所謂易也。卦爻皆在其中。故總名之曰象。

唐虞詩經
象也者像也。俞王曰：象之所擬，皆實之形。容，乾謂形而上。

蘇子瞻曰：象者像也。像之言似也。其實有不容言者，故以其似者告也。達者曰似，以識真不達，則又見其似似者，而日以遠矣。

龔蒼括曰：象也者，像也。言人象之也。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與人之像同也。作卦以通神明之德，制器以成天地之文，皆所謂像也。按一部易書，只一象字，可了象又謂之像者，全象皆備於人，蓋人是天地雷風山澤水火合做的一畫，有缺即不像，其為人即不成，其為象，惟以像為理之近似，而翼後之易遂仁以人不成像，則立乎其中，與行乎其中之意，悉虛也。此說出像象編較龔蒼括之說，更勝。

○象者材也。材作材料之材。看卦其德體象變如木之材料也。象則據一卦之才力為之判斷而已。所以明象之全體也。材，兼善惡而辭亦用之。朱漢上曰：卦有剛柔材也。有是時，有是象，必有是才，以

濟之才與時會斯足以成務矣
山房

象者材也謂胡雲峰曰材者象之道

象者材也謂胡雲峰曰材者象之道

象者材也謂胡雲峰曰材者象之道

象者材也謂胡雲峰曰材者象之道

象者材也謂胡雲峰曰材者象之道

象者材也謂胡雲峰曰材者象之道

象者材也謂胡雲峰曰材者象之道

象者材也謂胡雲峰曰材者象之道

象者材也謂胡雲峰曰材者象之道

象者材也謂胡雲峰曰材者象之道

象者材也謂胡雲峰曰材者象之道

象者材也謂胡雲峰曰材者象之道

象者材也謂胡雲峰曰材者象之道

象者材也謂胡雲峰曰材者象之道

象者材也謂胡雲峰曰材者象之道

象者材也謂胡雲峰曰材者象之道

象者材也謂胡雲峰曰材者象之道

象者材也謂胡雲峰曰材者象之道

象者材也謂胡雲峰曰材者象之道

象者材也謂胡雲峰曰材者象之道

象者材也謂胡雲峰曰材者象之道

象者材也謂胡雲峰曰材者象之道

象者材也謂胡雲峰曰材者象之道

此節是通繳上文吉凶悔吝雖由爻之辭而顯然要本
伏羲立象說來得失之報本溼象中辭不過闡發此理
陸庸成曰聖人因貳以濟民行作易者所以告人吉凶悔
吝也當立象足以盡意而吉凶悔吝之理已包具於內矣
乃彖以言材則德體象變揔舉其概爻以效動則消息當
否各闡其歸故吉凶悔吝其隱於象者發生顯著於詞而
天下之民可以通志可以定業矣葉爾瞻曰吉凶已成曰
生如草出土然生者變化不窮之辭悔吝未成吉凶涉於
隱微曰著則明昭可見矣

是故吉凶生內則吉凶見水而悔吝著也俞玉潤曰

季彭山曰彖爻發卦象之蘊則本體貞勝之幾自不能
已故吉凶因動而生也吉而向凶則以吝凶而趨吉則
以悔皆自其幾而發見故曰著此見天下之動貞於一
也附俞玉潤曰生者從此而生出也著者自微而著見也
吉凶在事本顯故曰生悔吝在心尚微故曰著悔有故
過之意至於吉則悔之著也吝有文過之意至於凶則

解生著二
彖精微

周易卷之二十一
四
石鏡

吝○之○著○也○原○其○始○而○言○吉○凶○生○於○悔○吝○要○其○終○而○言○悔○吝○
 吝○著○為○吉○凶○也○胡○雙○湖○曰○論○人○事○之○悔○吝○至○吉○凶○而○始○
 著○蓋○卦○爻○無○非○所○以○明○失○得○之○報○欲○人○觀○象○玩○辭○之○際○
 知○有○悔○心○而○不○吝○於○改○過○庶○幾○有○吉○而○無○凶○耳○

陽○卦○多○陰○章○旨○胡○雙○湖○曰○此○章○專○以○陰○陽○卦○畫○分○別○君○
 子○小○人○之○道○按○此○章○雖○論○卦○畫○有○扶○持○世○道○之○殊○指○焉○
 蓋○天○地○間○陰○生○陽○而○陽○成○陰○有○數○行○乎○其○間○陽○統○陰○而○陰○
 承○陽○又○有○道○制○於○其○間○惟○得○數○而○知○道○陽○當○統○陰○以○為○主○
 而○治○其○爭○陰○宜○從○陽○以○為○君○而○歸○於○一○而○陰○陽○之○大○分○即○

定於奇偶之大數矣

邵○堯○夫○曰○易○者○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書○也○二○道○對○行○何○
 故○治○世○少○亂○世○多○耶○君○子○少○小○人○多○耶○曰○豈○不○知○陽○一○而○
 陰○二○乎○朱○元○晦○曰○聖○人○論○德○行○指○陽○為○君○陰○為○民○陽○為○君○
 子○陰○為○小○人○則○扶○抑○之○意○亦○嚴○矣○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此○二○句○是○通○章○大○綱○下○二○段○都○是○發○明○所○以○多○陰○多○陽○之○
 故○陽○卦○陰○卦○雖○單○言○六○子○却○要○本○乾○坤○說○來○專○指○三○畫○卦○
 說○

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按以奇偶發明多陽多陰之故。專以成卦之主言之。陽卦以奇為主。陰卦以偶為主。以之為主。則不得不以少禦衆者。易之理也。兩何也。是自相問答之辭。韓康伯曰。大少者多之所宗。一者衆之所歸。陽卦二陰。故奇為之君。陰卦二陽。故耦為之主。質卿曰。奇乾道也。獨立乎衆陰之表。而物莫之與偶者也。陽卦皆乾。以奇為主。則陽之常尊者自在。故謂之陽卦。偶坤道也。不附乎陽道之尊。不能成乎耦者也。陰卦皆坤。以

耦為主。則陰之依附者自在。故謂之陰卦。附私記曰。本義以五畫四畫解奇耦。非也。伏羲畫卦。只是以奇畫為陽。耦畫為陰。何曾把奇當一畫。看把耦畫分做二畫。弄且與下文一君二民。二民一君之意不相合。

附奇耦說

李彭山曰。奇耦之名。始見於此。奇之畫為一。以象陽。耦之畫為二。以象陰。陽之所以為一者。當陽之時。陰在陽中。為陽所統。合而未分。故其畫為一。陰之所以為一者。

當陰之時陽在陰中為陰所含分而有統故其畫為一
一者萬物之合于一理者也一者一理之散於萬物者
也合於一則物不見其為有而其體則實散於萬則理
不見其為無而其體則虛畫外空洞無形之地皆陽也
故陽無可盡之理而亦非無可盡者也無相盪虛實
相溼而陰陽交易其變不窮皆奇耦妙物之神而心體
自然之易也若陰陽偏勝則滯于器而奇偶之雜見者
始有不當矣此豈陰陽立本之常哉欲知奇偶之義者
於此求之

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
小人之道也

卦畫所在
即是德行

從卦畫上者亦德行正名卦畫不是粗迹乃宇宙辨名定
分之書蓋陽大陰小陽貴陰賤多寡之間便闕世道之升
降德行即道之別名以其有吉凶淑慝寓於奇耦之上而
不滯於形也故曰德行君子之道小人之道成世界不成
世界之說也君權出於一而衆歸之陽明用事方成世界
故曰君子之道政分柄雜民無定主此陰濁用事不成世
界了故曰小人之道按一君二民二君一民尚在卦畫

二只是衆
多意不限
廣兩個

周易卷之二十一
四十六
石鏡

上說君子小人方始推開在世道上去蘇紫溪曰陽德常貴有君道焉陰德常賤有民道焉彥陵氏曰論卦則陰陽亦迭相為主論分則君民斷不可易此即天玄地黃之意周用齋曰教則有奇耦道則有淑慝奇耦是粗迹所謂易者象也君子小人之道是精義所謂象者像也

韓康伯曰陽君道也陰臣道也君以無為統眾無為則一也臣以有事代終有事則二也故陽爻畫奇以明君道必一陰爻畫耦以明臣德必二斯則陰陽之數君臣之辨也以一為君臣之德也二居君位非其道也故陽

卦曰君子之道陰卦曰小人之道也黃廣寓曰卦主陽即多陰不害為君子之道卦主陰縱多陽無救於小人之道故宋史蘇臣傳曰君子雖多小人用事其象為陰小人雖多君子用事其象為陽止此意也

附德行解

按德行二字與下二道字相應俱從君民分義當然處看出不蕪淑慝說為確詳見潘雪松易述中易述曰陽德剛君之德也陰德柔民之德也陽一君而

二民。不論位上位下。而常得柔之。附是為君子之道。純用乎剛。以主民者也。陰二君。而一民。不論相乘相間。而常惟剛之順。是為小人之道。純用乎柔。以從君者也。蓋以德行言。不分淑慝也。語意與論語君子之德。小人之德。同。姚承菴曰。別君民。以止名分。而辨君子小人之道。以維世教。則奇偶畫數之多少。蓋實有義存焉。夫道在君子。則微陽猶足以御世道。在小人。則獨陰不能以自持。此扶陽抑陰之意。聖人作易之微權與。

附一君二民二君一民別解

以一二字
極有埋若
二君指二
陽與陽卦
奇陰卦偶
相背

楊誠齋曰。一者奇之異名。二者耦之異名。陽一君而二民。謂以奇為君。以耦為民也。如此。則陰陽之理。正而君民之分。定。故曰君子之道。陰二君而一民。謂以耦為君。以奇為民也。如此。則陰陽之理。悖。而君民之分。亂。故曰小人之道。

附君民別解

王弼齋曰。心一而已。以之為主。則有君之名。以之形。從則有民之名。故手足耳目皆役于心。而不可使之役。其心也。以之役其心。則其所為主者。衆矣。君子之所主者。

心○小○人○之○所○主○者○耳○目○手○足○此○聖○凡○之○大○較○也○

憧○憧○往○來○四○節○旨○彦○陵○氏○曰○通○章○只○明○理○之○自○然○以○破
憧○憧○者○之○惑○語○意○相○承○大○凡○好○用○思○慮○的○人○只○是○驟○希○神
化○反○撒○去○日○用○精○切○的○工○夫○故○首○節○把○一○致○百○慮○同○歸○殊
塗○直○指○出○神○化○的○源○頭○次○節○即○以○造○化○屈○伸○相○感○之○理○明
無○所○容○其○思○慮○尺○蠖○四○句○不○是○又○把○物○理○自○然○來○說○世○未
有○下○學○的○工○夫○不○到○而○頓○能○上○達○者○試○看○尺○蠖○必○屈○以○得
伸○龍○蛇○必○蟄○以○存○身○神○化○的○功○夫○正○在○精○義○利○用○上○做○起
此○上○聖○人○指○點○他○實○落○下○手○處○即○造○到○神○化○地○位○不○過○精

利○功○夫○漸○進○漸○襲○外○精○利○更○何○神○化○世○奈○何○遺○却○日○用○墮
落○玄○虛

朱○子○曰○天○下○何○思○何○慮○一○句○便○是○先○打○破○那○個○思○字○却○說
同○歸○殊○塗○一○致○百○慮○又○再○說○天○下○何○思○何○慮○謂○何○用○如○此
憧○憧○往○來○而○為○此○朋○從○之○思○也○日○月○寒○暑○之○往○來○尺○蠖○龍
蛇○之○屈○伸○皆○是○自○然○底○道○理○不○往○則○不○來○不○屈○則○亦○不○能
伸○也○今○之○為○學○亦○只○是○如○此○精○義○入○神○用○力○於○內○乃○所○以
致○用○乎○外○利○用○安○身○求○利○於○外○乃○所○以○崇○德○乎○內○只○是○如
此○做○將○去○雖○至○於○窮○神○知○化○地○位○亦○只○是○德○盛○仁○襲○之○所

看得平實
不落支離

石鏡

致何思何慮之有

陽明子曰孔子釋成九四交義初不言此心如何應感
只言日月寒暑尺蠖龍蛇使人自求而得之上際天下
蟠地明如日月變如四時微如屈蠖幽如龍蛇種種妙
用見前所為易簡在此所為神化亦在此不是以心去
安排思索出來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
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思者心之運慮者思之精總只是文內一思字思慮是此

心動用如何應得只不可著相纔着便是憧憧便不是貞
了所以聖人不下無字却下個何字於何字內正好想出
那自然光景來同歸二句止明其不必思慮也程敬承曰
人之憧憧往來不過馳思天下耳而孰知天下空體也歸
本自同奚後後於塗之殊致本自一奚營營於慮之百故
夫子借天下二字以喚醒之曰天下正言非一己之私所
得與也先言同歸一致所重在本體也蘇紫溪曰同歸殊
塗無二理也一致百慮無二心也即所謂一以貫之也
齊春漢曰對殊塗而言則曰同歸對百慮而言則曰一

致其實同歸一。致只是一自然之理。在吾方寸中。季彭

山曰。思者心之運。慮者思之精。凡幾之所覺。能通於微

者。一皆天命之自然。朋從之思。則別起一念者也。故何

思何慮。非無思無慮也。猶云思慮當着於何處。

吳臨川曰。心體虛靈。如止水明鏡。未與物接。寂然不動。

何思之有。既與物接。應之各有定理。何慮之有。殊塗百

慮。正憧憧之狀。

陸庸成曰。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虛之中無不同焉。

無不一焉。神化之所自出也。故天下者至虛而至變之

名。從無起有。皆由心造。理自同歸。心原一致。歸宿處不

妨。交錯寧一中。何碍。因應彼憧憧之思。慮所為迷。其歸

一之原。祇逐幻妄之境。不惟喪心。併喪天下矣。故人當

於同處一處。會歸不當於殊處百處着想。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易贖曰。憧憧思慮。只是照不破。往來二字。一者逐往來

二者拒往來。皆憧憧也。儻照破往來。只如晝夜寒暑相

似。便思而無思。慮而無慮矣。韓康伯曰。天下之動必歸

於一思。以求朋未能一也。一以感物不思而致。

周子語錄 卷二 十一

子曰天下何思何慮俞玉潤曰思者索其所欲慮者

易抄曰天下二字正是點醒世人語大凡思慮皆生於

有我我見既立自於天下中分離割裂若擘開兩眼曠

然一視更於何處着我人何處着此思慮來黃廣寓曰

思者心之官聖人思而得故曰何思何慮學者須以

思學聖人之不思下手工夫專在主靜

天下同歸翼易曰天下不同歸一出而殊塗別傳曰殊

百慮也傳曰一而殊塗別傳曰殊

也夫何思何慮繩墨同一直也故致一而百慮皆得

按殊塗就行事說百慮就心之發念處說殊塗即在同

周子語錄 卷二 十一 石鏡

歸中百慮即在一致中要在同與一處見出殊與百未

不要把殊與百轉到同與一上去亂昌曰理在天下若

論到歸宿處更無差別但事至物來逐條逐項莫不各

有當行之路如只一條路分來却有千蹊萬徑是為同

歸而殊塗人心之理及而說到至約之處不過是這一

個歸宿更無二致但自吾心應事接物依他路上走將

此說殊
未更妙
在俱是不
好的所謂
性懂者以

去。逐項把念去應付他是謂一致而百慮。○按來氏謂
同歸者。同歸於理。一致者。一致於數。分理與數。不若舊
說同歸以理言。一致以心言為安。
鄭孩如曰。同歸一致。是何物。即下文神化二字。神化者
易簡自然之理。萬事萬化俱會此個中。故曰同歸同歸
者。歸此易簡也。致極也。極處更無兩個。試看赤子無思
慮時。有何差別。故曰一致。不知其同。而至於殊。其塗不
知其一。而至於百。其慮此憧憧之過也。知同可以反殊。
知一可以息百。或曰。知其同歸。則殊途皆同也。知其一
致。則百慮皆一也。

天下何思何慮 別傳曰。以天下還之天下而已。

揚龜山曰。易所謂何思者。以謂無所事乎。思云爾。故其
於天下之故。感而遂通也。今乃曰。不可以有思。又曰。不
能無思。此何理哉。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
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
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因說憧憧往來。故就日月寒暑之往來。以明之往來就序。

石鏡

上言序在外其可見者也。屈信就氣。上言氣在內不可見者也。相感相字不必泥。只重屈之感。伸意張而若曰日月相推便生明。寒暑相推便歲成。非相推後然後生且成也。屈伸相感。屈感而伸應也。不可轉說伸感乎屈。其曰相感者。蓋屈所以感乎來伸。所以應乎往。其感之往而屈者必有其應。其應之來而信者亦復為感。相推之而功用不息。故曰相感利猶功也。即指明生歲成言。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

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孫贊菴曰。屈信荀爽。氣伸則萬物屈。陽氣來則萬物伸。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雜以偽也。

季彭山曰。日月之生明。即寒暑之成歲。所謂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而其往來不息。所以成功。陳明卿曰。明生歲成。一生一成。如明之生。方可言生。如歲之成。方可言成。蘇子瞻曰。易將明乎。一未有不用變化。晦明寒暑往來。屈信者也。此皆二也。而以明一者。惟通二為一。然後其一可必。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又曰變化者進退之。

周易卷之二 五

象剛柔者。晝夜之象。又曰。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皆所以明一也。

尺。護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按上文以屈伸發日月寒暑往來之義。此節以尺護龍蛇證屈伸之義。意實相承。舊解單說自然之理。以造化物理

平看非也。此節語意重在以屈感伸。上見得尺護不屈則不能伸。龍蛇不蟄則不能存身。欲造神化地位。安可無精

利功夫。此乃借物理以指學者上達一路。非專以物理之自然明聖學之自然也。精義二句重在入神。利用二句

重在安身。此二段辭雖平然。精義正於一致。透其本原。故義既徹。則義之窾會至神而不容思慮者。無不精到

是為入神。神故泛應不測。其曰致用乃一致之所自致也。義以致用。此用之所由利者。精義非空寂。利用正其

實體。認處利用。緊粘致用。用字說來。二以字不着力。附按舊解。精義以知言。利用以行言。說近支。至若精義

自是入神。利用自是安身。工夫一時並到。而舊解泥本義。至於入神句。較利用安身更多一轉。似乎精義之上

精利工夫
一事分知
行者非

精利工夫
一事分知
行者非

周易

卷一百一十一

五

山房

上安石曰
不能精天
下之義則
不能入神
矣不能入
神則天下
之義不可
得精也頗
入解

據朱說利
用亦本精
義未

更有八神工夫看精義反粗矣蘇紫溪說頗覺直截時
說單提精義為主更得頭緒其畧已見正解中詳見後
蘇紫溪曰精字即惟精之精神字即不可知之神義到
精熟地位便無容見聞窮測直是至神至妙寂然不動
感而遂通豈非所以致用利用即不習無不利安身即
靜而能安日用順利無些齟齬扞格此身曾不見有形
勞神擾處則寧極根深天下之理自得豈非所以崇德
張慎甫曰致用利用兩用字相聯崇德德盛兩德字相
映則精義四句宜一直下精義非有以精之也義千變

萬化神不可測而本體至一精義者握其同而遂自分
得其一而百自現冥合於義之本體而自得乎義之妙
用是謂入神是為致用致即一致致字用之途殊用之
慮百而總惟一致者之所自致致用而用無不利可知
崇德工夫全在精義入神上特於利用見出
朱子曰義至於精則應事接物間無一非義不問小事
大事千變萬化改頭換面出來自家應副他如利刀快
劍相似迎刃而解件件判作兩邊去姚鳳梧曰利用安
身乃一項事利用故身安也使用不利豈能存在在皆安

周禮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石鏡

唐房山詩
卷之十一
五十六
山房

而處之泰然。如今人處事件件都能迎解將來他身之
所處。自然安閒順適。潘雪松曰：精義而入於神，乃所以
致用。蓋得其同歸者，而殊塗皆合。得其一致者，而百慮
皆通。自無憧憧之擾矣。存體自然，致用發用自然，歸體
體用俱存，動靜如一身安而德崇矣。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別傳曰：自屈而自伸，以明屈伸之理。無俟也。求易學曰：物自發其龍蛇之蟄，能脫出舊殼，此變化含上入蟄方問的學以存身也。萬物中一物安身於此，自在天地。

果一源曰：人皆知伸之利，而不知屈之所以利也。故以

尺蠖龍蛇明之，專言屈之利，以示人止欲人養靜以動無感以待感也。而伸之利亦在言表矣。魏莊渠曰：萬全之安，非主靜不可。屈之以尺蠖，未也。必蟄以龍蛇。

按爾雅：尺蠖，屈中虫也。狀如蠶而絕小。行則促其腰，使首尾相就，乃能進步。原中有中，龍靈蟲秋分而潛淵，春分而登天。蛇曲行，蟄冬轍含土，八蟄及春出蟄，則吐之。

月令：仲春驚蟄。

精義制精者是心之我入神處。神正，是精義以致用也。
韓康伯曰：精義物理之微者也。神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周易
卷之十一
五十六
山房

者○也○理○入○寐○一○則○精○義○斯○得○乃○用○無○極○也○
位○高○者○本○精○義○之○和○也○利○安○身○用○來○利○以○崇○德○也○荀○九○家○而○曰

韓○康○伯○曰○利○用○之○道○皆○安○其○身○而○後○動○也○精○義○妙○於○入○
神○以○致○其○用○利○用○妙○於○安○身○以○崇○其○德○理○必○由○於○其○宗○
事○各○本○於○其○根○歸○根○則○寧○天○下○之○理○得○也○若○彼○其○思○慮○
以○求○動○用○忘○其○安○身○以○徇○功○美○則○偽○彌○多○而○理○愈○失○名○
彌○美○而○累○愈○彰○矣○

附○張○子○曰○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利○用○安○身○素

利○吾○外○致○養○吾○內○魏○莊○渠○曰○精○義○入○神○所○存○者○神○故○常○
應○利○用○安○身○安○而○後○能○慮○故○常○定○蘇○子○瞻○曰○精○義○者○窮○
理○也○入○神○者○盡○性○以○至○於○命○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豈○
徒○然○哉○將○以○致○用○也○譬○之○於○水○知○其○所○以○浮○知○其○所○以○
沉○盡○水○之○變○而○皆○有○以○應○之○精○義○者○也○知○其○所○以○浮○沉○
而○與○之○為○一○不○知○其○為○水○入○神○者○也○與○水○為○一○不○知○其○
為○水○未○有○不○善○游○者○也○而○况○以○操○舟○乎○此○之○謂○致○用○也○
故○善○游○者○之○操○舟○其○心○閒○其○體○舒○是○何○故○則○用○利○而○安○
身○也○事○至○於○身○安○則○物○莫○吾○測○而○德○崇○矣○

唐書說經 卷二十一 五 山房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過此此字即上精義利用工夫以往往字就是下窮神知
化境界然理無精粗窮神知化亦豈出精義利用之外但
精義利用猶待思勉到得那窮神知化則無待於思勉耳
神化只是一理特以存主處言神運用處言化德盛不是
就窮神知化上贊他德之盛惟德盛方能窮神知化要分
曉滿雪松曰德至於崇則精義之功成若此以往不可得
而知也窮極微妙之神通知變化之理乃德盛所自至朱
子曰此德字即上崇德德字崇浚便能窮神知化做來

去把德字
養來極是
血脈

做去做到徹處便是只是如此做將去雖至於窮神知化
亦只是德盛之自致何思慮之有
附按過此而往猶云從今而後此句分明頂精義利用
說下見得學到入神安身地位從今而往都是自然神
化不可測識之妙豈尋常思勉所能致乎入神便是窮
神境界安身便是知化境界並無二層舊以下學上達
分疏者非近又有謂過精義利用之外妄意神化非所
能知似亦未然窮知不可泥着知上者入吾心之神便
是窮天地之神安吾身之化便是知天地之化與天地

周易說經 卷二十一 五 山房

合德故曰德之盛。盛德只是神化。

附解

葉爾瞻曰：此第一氣說。下過者，境轉而不留之辭。知曰：或知非一定之真知，是起念反迷，所謂意障也。未之或知，知識俱忘，是為神化。神化不必指天地即心之神明變化。吾德之自一自同神也。吾德之自殊自百化也。非有神可窮而窮之，即神非有化可知而知之，即化是乃德之盛而稱神化者。德得吾之心，非添設一心而言盛也。盛德神化不過還得何思何慮之本體而已。

方魯嶽曰：學以義為主，精義以致用，則用利而身安。此皆所以崇德也。聖學止於崇德，崇德止於精義，不必過此而有知。至於窮神知化，則德盛自致，何必過此而談神化乎。

過此以往，翼易曰：未之或知也。翼易曰：來者，此傳一臺知識，便非神化。

像秋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所知者，通晝夜之道耳。過此以往，未之或知，窮神知化，德之盛，須自到神化地位。方知陳潛室曰：猶推車然，車未行前，必須猛下氣力，方

周
卷二十一
六十一
石鏡

辨窮知二
字極是

天地
景妙

推得轉既行後即輪勢自轉雖止不可得下工夫人要
見此消息便日省力去

窮神知化乃窮神神窮則化矣化易臆曰入神而後
蔡虛齋曰神化皆主天地言窮神知化只是說與造化
昭合無間張子曰合一不測為神推行有漸為化姚承

菴曰窮神之窮非窮探之窮窮極之窮也窮極其神則
神由我主分明是個神知化之知非知識之知知契之
知也知契其化則化自我出分明是個化德之盛者養

到極盛處

別傳曰究極吾心之神自默契天地之化神即吾心之
虛靈本體心到虛極自知天地之化育知即乾知大始
之知

德之盛也謂別傳曰日新之謂盛德與天地合德之

蘇子瞻曰恐天下沿其末流而不知反其宗故寄之不
知以為無窮恐天下相追於無窮而不已故指其盛德
以為藝極

沈德培曰殊塗百慮往來屈伸都是義之條分縷悉處
從此只管精入神處直到窮神地位則一者同者在戎

周易說

卷二十一

六

石鏡

始見天下不必於思故聖人不思而得謂之天德

十一父總旨○程敬承曰成九四心學也無心之心至一

也○一之體微而思慮禁焉則危屈伸往來之間有微危之

幾焉得其幾則藏而動危而安昧其幾則不度勢而困不

懲小而滅不量力而折矣大哉幾乎非精義入神孰能知

之故曰知幾其神止以幾之動最微一之乎微而無危也

吉之見最先一之乎吉而無凶也一於吉則用利而身安

矣故知幾者致一也夫致一者天地萬物之道也得此道

則損即為益失此道則莫益而或擊之矣何者立心勿恒

也勿恒之心乃憧憧之思所必至者危乎危乎孰與識幾

之微而致之一者乎噫夫子舉十一文以明事物之理而

以無心之成始以立心勿恒終益丁見成恒一道一之乎

何思何慮也

○易曰困於石據於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

困而困焉者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

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朱子曰此文大意謂不可做的使不可出頭做如石不能

轉動的不須去動他若只管着力去做少間做不成人便

道○自○我○無○力○量○便○是○辱○了○名○
管○窺○曰○小○人○傾○陷○君○子○則○公○論○不○存○故○名○辱○盤○據○要○地○
則○貫○盈○禍○至○故○身○危○

附○揚○誠○齋○曰○卦○以○剛○見○檢○為○困○爻○以○柔○承○剝○為○辱○為○危○
然○困○者○人○之○所○不○免○若○君○子○不○幸○適○遭○名○不○辱○身○不○危○
如○孔○子○在○陳○畏○往○是○已○若○小○人○無○幸○免○之○困○為○不○善○以○
致○之○乃○欲○別○有○所○據○以○求○安○據○非○其○所○又○益○之○困○耳○尚○
可○得○而○保○其○名○保○其○身○保○其○家○保○其○妻○子○乎○
別○附○翼○易○曰○君○子○精○義○利○用○安○身○日○入○乎○神○乎○腹○與○難○離○

辱身危日迫於死

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子○曰○隼○者○禽○也○
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
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彥○陵○氏○曰○隼○者○禽○也○三○句○只○據○字○義○解○去○不○是○譬○喻○器○與○
人○不○相○離○既○提○出○器○字○了○又○何○必○提○出○人○字○來○此○人○字○非○
對○無○器○的○人○說○正○對○有○器○而○不○能○含○藏○者○說○下○文○藏○器○待○
時○兩○意○俱○從○此○人○字○生○出○藏○與○待○兩○意○並○重○動○而○有○獲○全○
在○時○動○而○其○妙○專○在○能○藏○得○來○曰○成○器○而○動○則○待○時○之○意○

周易卷之六

已寓其中。吳因之曰：一節精神，只重在時字上。藏字與待字，正緊相呼應。能待，然後見其能藏。從來君子欲除小人者，何嘗不負一二才略，只為悻悻自見，急於成功，不以時動。故敗乃事，惟藏器而不輕動，自然時至，則動矣。何不利之有？老子曰：魚不刺，光不耀，藏之謂也。

程敬承曰：藏從德性，涵養中來。涵養深，磨鍊熟，斯大器成矣。器之不成，毀於輕試也。諸子相曰：必在我者，真有解悻之德。又當小人可解之時，故其動利。動利者，動而不枯者也。是以獲之而悻可解也。有禽無矢，則不可射。故君子慎也。

彭山曰：括結碍不通之意。藏器既久，則能通於變而無所礙。故出而有獲。

射之者人也句

沈德培曰：人橫撐在天壤間，極重極難得。故當時也。惟憂不得人，得了一個人，這宇宙便坦然無事。此其人即藏器於身之人，非自恃才具，急忙幹事之人也。

動而不括句

來矣。鮮曰：此孔子別發一意。與解悻不同。括字乃孔子就本章方去上取來，用矢頭曰鏃，矢末曰括。括與若同。

乃箭管也。管弦處也。故書曰：若虞機張，往省括於度則

釋括有四義。結也。至也。檢也。包也。詩曰：日之夕矣，牛羊

下括至之義也。楊子或問士曰：其中也。弘深其外也。肅

括檢之義也。過秦論：包括四海，包之義也。此則如乾坤

之括囊取閉結之義。動而不閉結，滯碍在之右之無不

宜之謂也。語成器而動者也。句。洪覺山曰：陰主於成物成器者，陰之得止者也。藏者陰

體也。動者震體也。君子罷成而藏，藏而動，動而又時，必

如是而後，小人可解。然則動可不慎乎？夫夫決之道存

乎速和解之道存乎緩解之時，大笑哉。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

懲而大誠，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葉爾瞻曰：不耻四言，寫盡小人心事。懲者耻畏之機也。威懲甚於利勸。小懲斯大誠矣。懲追答其已然之心，誠預防其未然之念。小人之福，聖人之欲成全小人也。天下不見

小人之足，罪舉世而化為君子，亦可矣。潘雪松曰：見利二句，不平說利本禍胎，人世之陷阱也。見利而勸，不復顧仁

周易說苑 卷之二十二 六十四 山房

義○自○然○觸○忌○犯○怒○直○到○干○冒○三○尺○禍○害○迫○膚○而○後○知○痛○戒○
 夫○必○待○於○利○與○威○者○小○人○之○惡○萌○也○而○猶○知○有○勸○與○懲○者○
 小○人○之○福○階○也○聖○人○一○片○生○物○念○頭○就○是○小○人○必○開○以○自○
 新○之○門○而○動○之○以○福○歆○之○以○無○咎○蓋○小○人○重○禍○福○更○甚○於○
 重○仁○義○也○

鄭○孩○如○曰○此○節○時○解○止○就○小○人○說○還○要○說○出○聖○王○使○民○遠○
 罪○意○方○得○懲○誠○是○聖○王○懲○之○誠○之○非○小○人○自○懲○誠○也○小○人○
 之○福○便○是○聖○王○為○民○造○福○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

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

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張○雨○若○曰○惡○起○於○微○禍○成○於○積○小○人○非○不○畏○也○其○心○蓋○謂○

無○傷○耳○小○人○只○為○無○傷○二○字○做○成○許○大○禍○胎○洪○覺○山○曰○小○

人○之○初○為○不○善○也○猶○有○畏○忌○解○釋○之○心○焉○以○為○是○小○惡○為○

無○傷○也○及○其○無○所○懲○誠○果○於○無○所○傷○而○後○浸○浸○不○已○敢○為○

肆○惡○之○心○生○矣○故○惡○積○罪○大○者○一○敢○之○心○為○之○也○小○懲○而○

大○誠○所○以○使○之○不○敢○也○程○敬○承○曰○小○人○弗○去○弗○為○之○心○

即○不○取○不○畏○之○心○也○鄭○孩○如○曰○此○節○重○積○字○尤○重○二○小○字○

是○小○人○
 二○字
 解○釋○處○動
 存○心○事

唐書... 卷二十一... 山房

見君子慎所積。而不可不謹於微也。弗以善小而弗為。弗以惡小而為之。的是此節註脚。

孔氏曰：即精義以致用者。致用之至也。即利用而安身者。安身之至也。不能有見于其始。事至而后懼禍萌而後悔者。則其次也。若噬嗑之初九是也。過而不能止。則為噬嗑之上九矣。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

洪覺山曰：安危以位言，存亡以身言，治亂以紀綱言。君子身當休否之時，既以目擊其艱，而又有見於安危存亡治亂之機，循環未已，故其亡其亡，繫於苞桑，不敢忘也。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皆不忘其今日所以休否者而已。故處否所以處泰也。林次崖曰：危曰亡，亂曰非虛空無事，徒有危亡亂之心，其所以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者，必自有道矣。三不忘字，可想見兢兢畏愴意。

彥陵氏曰：身安二字最宜玩。身之安止在國家可保處。見得夫人主所寵愛者身也。夫惟操不忘之心，然後身安而

得夫人主所寵愛者身也。夫惟操不忘之心，然後身安而

得夫人主所寵愛者身也。夫惟操不忘之心，然後身安而

得夫人主所寵愛者身也。夫惟操不忘之心，然後身安而

得夫人主所寵愛者身也。夫惟操不忘之心，然後身安而

得夫人主所寵愛者身也。夫惟操不忘之心，然後身安而

得夫人主所寵愛者身也。夫惟操不忘之心，然後身安而

國家可保。人生即不為國家計，不為身計乎？
管窺曰：人主一身乃正位凝命之本，能常操危亂之慮，
自然制節謹度，清心寡欲，可以福生靈，保社稷，易言包
桑之固，蓋喻君身也。程子曰：人主保身以保民，其有味
於身安之義。程敬承曰：前章言身安而德，崇此章言身
安而國家可保。至末章又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則利
用安身一句，足以貫九卦之旨，而憧憧思慮者非矣。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
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朱子發曰：位欲當德，謀欲量知，任欲稱力，三者各得其實，
則利用而安身。小人志在於得而已，以人之國，穢華萬一
鮮不及禍，自古一敗塗地，殺身不足以塞責者，本於不自
量而已。項平菴曰：德之薄，知力之小，皆限於稟而不可強。
聖人豈厚責以所不能哉？責其貪位而無厭，過分而不能
自量焉爾。
孝陵氏曰：自古悞人家國者，不在無才知的人，反在小有
才知自恃以為能者。故無德無知無力者，不足責，而聖人
所責正在德之薄，知力之小者耳。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

者動之微言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

介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

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通畫以知幾其神一句提綱下文總是贊其知幾之妙幾

字本文明說是動之微則是諂瀆之初前為危不指恭與

諂和與瀆初分處也下面微彰四者亦是在四者初起處

為幾須認得細知幾其神神字猶神明神聖也就人說不

是如神之神幾者動之微二句言幾之難知也君子見幾

而作二句言知幾之速也作有幹旋意知幾必本於介石

者靜而後能明也微彰柔剛四字活看各有箇幾在不可

說微彰之間剛柔之際是幾也萬夫之望深贊之辭只是

知幾其神之意

附按此章幾字有主心幾者者有主事幾者者心幾以

念慮欺慊說即常人皆有自知之明第難於決斷事幾

以興敗端倪說如周公料齊太公料魯幾介耿茫則人

不能知而惟聖人知之朱子主事幾說然其論諂瀆却

又是心幾註疏主心幾說然玩本文吉之先見語却不

離事應愚謂幾必緣所事而後露而知實本吾心以為

藏則心與事如形之附影政離岐不得子曰知幾其神乎別傳曰知無發竅處仍歸自己之

蘇紫溪曰曰幾曰神皆心也神所以運乎其幾者也周

子曰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蓋自動靜有無之間而至幽

至微也則謂之幾自其通動靜而不可測貫有無而不

可窺也則謂之神知幾就是神只完得吾心之靈明而

已翼易曰養得極空洞此心走到虛明境界我便是幾

幾便是我更無兩地懸隔故能知幾

別傳曰不可測之謂神主張造化之謂神天之神在乾

地之神在坤人心之神在乾坤合德故先天後天主張

在我若只以覺照言神便是弄精魂的鬼計

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別傳曰從身所經涉處說

卦看其知幾乎黃葵峰曰不諂不瀆適節恰好針中

按幾字舊指恭與諂和與瀆初分處為幾今曰恭和二

字添出只指諂瀆初起念為幾不知不諂不瀆只是形

容知幾之神惟其知幾所以不諂不瀆只據見成說正

詩經卷之七十一 卷之七十一 七十 山房

不必在讀不讀諂不諂之間着力
張邦奇曰三百八十四爻獨於豫六二發介於石不終
日之義蓋以豫最溺人非至堅靜者不能守非有守者
不能見幾之速不為所溺也今夫朋友夫婦之間和樂
之過或以起釁爭之端而况於其踈遠者乎故夫子以
不諂不瀆明之楚人有言曰人之所患者在於衽席之
上尊俎之間

幾者動之微別傳曰一念之動惟微於吉之先見者
也翼易曰從道心發來連悔吝也無安得有凶

此二句正是解幾字之義意實相承絕本此心之發動
最初一念只有個天理在天理發見處最微而事之所
為吉者先見於此是之謂幾幾是吉之介辨於凶處或
以動微為幾之隱先見為幾之著者非
韓康伯曰幾者去無入有動而未形不可以名尋不可
以形觀者也惟神也不疾而速感而遂通故能朗然玄
照鑒於未形也合抱之木起於毫末吉凶之彰始於微
兆故為吉之先見經釋曰微也者道心之體動而無動
動之微者也動以天不動以人有吉而無凶有平康而

周易卷之七十一 卷之七十一 七十 山房

周易卷之二十一 無悔吝與危以動異由焉是吉之先見者也此焉見之

無悔吝與危以動異由焉是吉之先見者也此焉見之
視於無形察之未形保之冥冥貞之眇眇而何俟終日

矣○附動按微字舊說在事上說與惟微之解異并附朱子
曰此事未至而空說道理易見事已至而顯然道理也

易見惟事之方萌而動之微處此寡難見
惟先蘇紫溪曰吉之先見不宜多一凶字凡豫前知幾

皆向吉而背凶違凶而就吉無復有凶故特言吉程子
曰先見則吉可知不見故致凶陽生而井溫雨降而雲

出衆人不識而君子識之君子不識而氣機識之
君子見幾理言見幾以事言而作別傳曰此作字止

按動而微欲動未動之間也此時雖云吉之先見而實
與凶憐此處便須理會若到形見勢彰更怎生奈何得

故君子凡事一見其幾即便翰旋轉不善而就於善不
俟終日之久寧用字斷字何等喫緊此從介字上來程

敬承曰見幾而作疏云赴幾之速是也謂君子既見事
作字全重 幹旋

周易卷之二十一 無悔吝與危以動異由焉是吉之先見者也此焉見之

鼓之舞之
之請作

之幾微則須動作而應之不待終其日也介如石三句
所謂神生定也眾人見各於多欲故識在事後君子神
清於無欲故識在幾先

測言曰見幾而作非見之而後作也幾見而即作心方
前而手足應之此見字正與上文吉之先見二字相應

翼易曰俟以終日即是人為是心後於事矣見幾天幾

也事豫而立鄭申甫曰作而敏速恰中為神眾人雖有

善幾却被私欲壓倒鬱而不作即作亦不疾何神之有

介別傳曰介從貞字來一果而幾君子早見此介甚可畏

自持而固守之不落第二確如石焉別傳曰無寧用終

日斷不得趨避二際見更着可識矣

翼易曰常是天理流行不因物有遷此心之體百好無

着所守堅確如石之介而後此體常明覺可與言幾陸

庸成曰石者至靜無欲故靈明變化石不如心之圓堅

確凝定心當如石之介心惟凝定則靈明自生

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別傳曰正是萬夫之望別

物知幾其神不落尋常格套中荀爽曰聖人作而萬

葉爾瞻曰四知總是一念靈明隨時灼其可而無所昏

周禮說經 卷二十一 十一

滯也。君子動念即知幾。微彰柔剛內總是一幾所動發。而未嘗發者自在。韜晦曰微顯。談曰彰。在事幾上見退。適曰柔勇往曰剛。在作用上見。鄭孩如曰此正詳其知。幾之事見幾而作微彰。剛柔無不適中。此知幾也。非以。

微彰柔剛為幾。別孔穎達曰凡物之體從柔以至剛。凡事之理從微以至彰。知幾之人既知其始又知其末。是合於神道。程子曰知微則知彰矣。知柔則知剛矣。蘇子瞻曰知幾者眾之所望以為進退之候。陸庸成曰潛亢無二義。霜冰不。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

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

按庶幾幾字即上文知幾其神之幾。聖人神於幾。顏子庶於幾言顏子之知幾亦近於聖人之幾也。聖人幾為吉先。顏子微有不善便隨覺隨化。此便是顏子之庶幾處。聖人之心純乎靜。此貞體也。貞者元之成也。顏子之心復乎靜。此元體也。元者貞之起也。聖人知而無知。賢人則有待於知矣。聖人有吉無悔。賢人則不祗於悔矣。此賢聖之別也。

石鏡

與解近禪

老陸曰：復必從剝來，故不言善而言不善。顏子之有
 不善，亦最細，只在起念之間。知不善亦不在不善上分
 討，只是渾體皆善，故一萌即覺，一覺即消，如紅爐點雪，
 一入即化。

附按：殆字本義作危字，解猶云險。此子之意，俞玉潤以
 將字易之，亦無碍。庶幾與上文知幾應此說，確不可易。
 本義近道二字，竟屬蛇足。有不善二句，語意只重未嘗
 不知，上不必執定在顏子身上，曲為回護。或曰：聖心介
 石，只是靜顏子未免動，雖是善念，有起意便是動，便
 是不善，亦可備。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念論中甫曰：從起
 未嘗不知，善蘇紫溪曰：此正所謂動之微也。游謙溪
曰：此是良知處，知之未嘗復行也。真知處工夫，全本
 翻曰：復以自知知之。未嘗復行也。真知處工夫，全本
 克己來。

翼易曰：吾人學問，未能先明乎善，有不善，必不能知。即
 知亦意之而已。往往認賊作子，惟顏子之心，斯常有不
 善。吾人則無矣。一覺便消融，不行今之學。顏子者，但識
 得後一截，不復知有前一截。朱子曰：令人只知知之未

周易

卷二十一

二

石鏡

嘗復行為難。殊不知有不善未嘗不知。是知處若知而復行。端的不叫做知。蘇子瞻曰：其心至靜而清明，故不善觸之未嘗不知。知之故未嘗復行。知之而復行者，非真知也。世所以不食鳥啄者，徒以知之審也。如使知不善如知鳥啄，則世皆顏子矣。所以不及聖人者，猶待知耳。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易曰：不遠復，功。夫只在當無祇悔萌動處。知之從坤起得乾之初貞下吉。

韓康伯曰：在理則昧造形而悟此。顏子之分也。失之於幾，故有不善得之於幾，故不遠而復。蘇紫溪曰：介知幾無動而非吉之先。復庶幾動無悔而卒歸於吉。知幾者貞吉。庶幾者元吉。貞元本渾成，而元則貞下之所起也。如環無端，陸贄成曰：誠則明者，知幾之神。由介石來也。明則誠者，不遠之復。由真知得也。在豫貴守之固，故曰貞吉。在復貴覺之早，故曰元吉。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周易卷二十一 下 石鏡

唐... 卷之... 七... 山...

按此節借天地男女以發致一之理天與地為兩細縕者氣交也男與女為兩構精者形交也兩合而為一乃為致一以情之流於彼此者言姚承菴曰細縕構精統言其合一無間處化醇化生則其兩相與之益也人心總是這個一纔着一異已者便生間隔去其間推極到無間處是為致一測言曰化醇二字殊可味天地之化剖破分離則醇者濃矣正唯一氣細縕故凝結醇厚乃爾朱子發曰天地萬物其本一也天地升降其氣細縕萬物化矣醇而未漓言其一而未始離也天地既生萬物萬物

各有陰陽精氣相交化生無窮男女曰化生者言有兩則有一也鄭孩如曰此節雖指交道言但承上知幾二節來不為無意蓋一者幾之未分者也致一而不使分則有善無惡天地細縕喻王潤曰謂乾萬物化醇別傳曰如男女劉牧曰乾道成陰陽之謂感萬物化醇別傳曰如男女如坤道成男構精子陰潤曰謂大萬物化生丘行可曰損自泰來以未成卦言之下乾為天上坤為地以乾上三爻交坤下三爻而為損有天地細縕之象以既成卦言之上坤變艮艮為少男下乾變兌兌為少

周易... 卷之... 七... 石鏡

女有男女構精之義

季彭山曰天地以氣化言化之統體在損則乾坤之體

也男女以形化言化之支分在損則兌艮之交也氣必

假形以為生非有二也物類雖得形氣之偏而其發端

虛未嘗不真故以醇精起致一之意

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別傳曰言一與一致有別彼以自然之理言此以推

季彭山曰損乾上陽爻以益坤而為生於上且致乃一

見誠之不貳也龔蒼括曰精義則足以致一

易述曰天下事一則精二則雜故舜曰惟精惟一而仲

尼亦曰致一者力至之謂也人能心專於一堯舜

之治仁義黃老之治清靜孫吳之治兵其道同也

子曰君子安其自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

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

不應也元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

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怙凶

姚承菴曰君子一身全是以理為主而養之有素其身自

順適而安閑其心自坦夷而和易其交自聯合而無間其

動其語其求蓋此理自形而莫之知者所以說君子修此
三者修此云者修之於平日也修到安其身易其心定其
交處其動其語其求自行無不得矣故曰全全是完全無
欠缺處郭鵬海曰故全兼人已言在我者施無不耳而於
人行無不得是謂全而無失也事不順理從欲惟危而悍
然必行為危以動心知非理自覺惶恐而強人從令為懼
以語息非素結信非素字而驟使之輸財供役為無交而
求○民不與上句是黨與之與下句是取與之與莫之與
則傷之者至矣單承無交而求

安其身三句解

按安其身而後動只是安身而動非是先置其身於安
而後方去動也安對危看順理而動便是安書曰順理
則裕從欲則危易對懼看人君於言那得有懼言不順
理恐民傲令自家心中不免有此愧屈便是懼易只是
和易無錯愕之謂上之求下下之供上自有交義定者
息信素字結於民也
附易學曰從井不可以救徒手不可以援安其身而後
動也乘怒不可以罰乘喜不可以賞易其心而後語也

不信不可勞人不悅不可犯難定其交而後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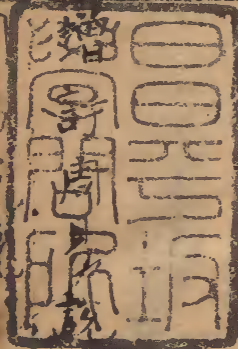
危以動六句解

揚止菴曰欲勝理則心多危而不足以率人故動之而民不與氣勝志則心多懼而不足以感人故語之而民不應無交而求則民弗與者無以固結其心於先而求其報上民情自不歸向此是宇宙間常理

潘雪松曰以易對懼其義可見直者其語易曲者其語懼乾之所以易者以其直也或云易者平易近民之意懼以語是以恐喝之言威天下也柴中行曰以義相與

為交定以利相與為無交周用齋曰夫以上下相濟而曰交若有敵已之思焉以上取下而曰求若有俯求之意焉聖人下字之間其義味深矣

陸庸成曰惟損乃得見致一之為真幾求益反凶見無恒之為妄幾總引之以示安身之道於義貴精不誠不明憧憧何補宜身名之俱失罪惡之難掩危亡之相踵與此十章之旨也



統二十二卷終

